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七十八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赧王
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

足不能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宫太后曰諾年幾何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謂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而已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

王也者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已前至於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奉厚無功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乃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趙王聞荀卿賢召見問以兵要對曰在乎附民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

金無本賞矣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劒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使民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以功相賞五甲首而隷五家最為衆强長久之道四世有勝非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

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請問爲將對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毋行吾所疑毋欲將而惡廢毋急勝而忘敗毋威內而輕外毋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可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愼此六術五權三

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謂天下之將矣卿名況亦以其所學著書其畧曰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水為之而寒於水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愽學而日省乎巳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假輿馬者致千里假舟檝者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使榮辱之来必象其德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功在不舍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是故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

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以美其身也小人之學以為禽犢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其禮則卒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戈舂黍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
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
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
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
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荀子曰見善修然必以自
存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
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隆師而親友以致

惡其賊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謂貧窮怠乎道道雖遹

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恩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

公義勝私欲也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嫉妬怨誹以傾覆人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劌辯而不爭柔從而不流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

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信變應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存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化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操彌約而事彌大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

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見其可欲也則必慮其可惡也見其可利也則必慮其可害也取舍如是則常不失於陷矣荀子曰鬬者忘其心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順天子下保百姓是諸侯之

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順上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修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禄也孝悌愿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煖衣飽食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君子注錯之當小人注錯之過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

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之為待盡而

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内焉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者而至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以夫桀跖之道豈直夫芻豢之縣糟糠耳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仁者告之示

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然有者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固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非熟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按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夫是之謂人倫荀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孫叔敖

突禿長左葉公子高微小短瘠然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桀紂長巨姣美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不祥也為上則不能愛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必窮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

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法先王順禮義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非必誠士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善者於是閒也與世偃仰緩急贏絀曲得所謂焉故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度已以繩足

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容寛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故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論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聽其言辯而無統不足以和齊百姓是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荀子曰飾邪說文姦言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有人矣縱性情安恣睢

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茍以分異人為高是陳仲史鰌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是墨翟宋鈃也無法而好作聽上從俗無所歸宿是慎到田駢也治恠說玩琦辯不可以為治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不知其統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僻違幽隱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世俗不知其非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

則子思孟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羣天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突之間簟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

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寛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恠狡猾之人矣古之所謂士仕者合羣者也樂分施者也務事理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無禮

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修正者也知命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君子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弟作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也荀子曰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行事若是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者致賢而能以救不肖委然成文而暴國自化故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有天下而不得以匹夫老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恭敬辭讓援賢博施推賢讓能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

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荀子曰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天下厭然猶一也是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荀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明於為社稷之大義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在本朝

則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天下應之如讙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

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

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若生四枝立功若詔四時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詩言其志也書言其事也禮言其行也樂言其和也春秋言其微也天下之道畢矣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强暴則非大儒也其言有類其行有

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仲尼子弓是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是大儒者也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師法者人之大寶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

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禮義而為君子故人知謹擇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

之不雅荀子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

君子而亂者未嘗聞也分扶問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

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
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
也子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
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筐篋
富府庫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傾覆滅亡
可立而待也故聚斂者召冦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王
奪之人霸奪之與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

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王者仁恥天下義恥天下威恥天下故甲兵不勞而天下服之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者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

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王者等賦政事財萬物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
樂之夫是之謂大神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
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
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
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理天地君子
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

之謂大本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治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故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

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殷之日按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為縱橫之事偃然按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按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

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按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按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按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按自不能用其兵矣

皇王大紀卷七十八

皇王大紀卷七十九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赧王

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足國之

道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衮衣冕諸侯玄衮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禄禄必稱用由士已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輕田野之税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君者所以管分之

樞要也先王分割而等異之非特以為淫泰夸麗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居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者

為莫若仁人之善也知慮足以治之仁厚足以安之德音足以化之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若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

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斃之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墨子之言昭然為天下憂不

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人善治之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天地之生萬物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苦是則賞罰不行賞罰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

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

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悴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以偷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古人為之使民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

善者勸勉矣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巳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

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

後已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矣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論一相以兼率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聽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人主欲得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聽明君子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人茍不狂惑戇陋者其誰不樂是也哉欲

是之主竝肩而存違是之主不世絶千歳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歳而不覺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

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不得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

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者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効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生民則致寛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

厚也隆禮義審貴賤則士大夫貴節死制脩制度重官秩則百吏畏法遵繩關市譏而不征則商賈敦慤時斬伐佻期日則百工忠信輕稅省斂則農夫朴力士大夫務節死制然後兵勁百吏畏法脩繩然後國治商賈敦慤則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則器用巧使矣農夫朴力則百事不廢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法者治之端也君子法之原也不知

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王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故械數者治之流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

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是之謂至平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寛恵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請

問兼能之奈何曰審自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旁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審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凝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

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職分而民不深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恠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爲人主者在愼取相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古之人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卑不得臨尊輕不得縣重愚不得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人主欲得善

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内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按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官職事業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内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户牖嚮也故人主必有便嬖左右足信

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事物之至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卿相輔佐人主基杖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四鄰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然後可無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

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臣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荀子曰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

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強君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

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故仁者必敬人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

師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曰趙孝成王請問兵要孫卿曰在乎附民而已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人之情雖桀跖豈肯賊其所好者哉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脆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

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
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使民
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
隷五家是最為衆強長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制節桓文之制
節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孝成王曰善請問為將孫卿

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是謂天下之將通於神明矣荀子曰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禮樂則修分議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視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如是百姓刼則畏嬴則

敖上執拘則冣得閒則散敵中則奪夫是之謂暴察之
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
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
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
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桀紂者善為
人所惡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汙漫
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禮義辭讓忠信是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殁頸愚莫大焉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

叅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形具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不為人

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已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已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星隊木鳴日月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上明而政平雖並起無傷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
非也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
稼薉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
事不理禮義不修内外無别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
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三者錯無安國勉力
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若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皇王大紀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八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赧王

荀子曰説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不祥莫大焉故上宣明則下治辯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

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是治之所由生也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

者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

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説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聖王没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天子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門而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

老養衰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堯舜擅讓是虛言也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朱象是不然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說者曰太古薄塟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知治道者之所言也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雖珠玉

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槨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亂今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於是桀紂羣居安禽獸行虎狼貪脯巨人而炙嬰兒矣雖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荀子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

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别曷謂别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一之於禮義則兩得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喪矣儒者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也禮者人道之極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表裏是禮之中流也君子步驟馳騁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宫庭也於其中焉旁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

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以昏殣已若無喪者而止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

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益之損之類之盡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美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荀

子曰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

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宫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人何以知道曰

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虛一而靜謂之清明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闓遠久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

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尊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未可也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強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

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謂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

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庸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

之所必不免也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雖欲不可去求可節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知者論道而已矣人無動而不與權俱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内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外重物而不内憂者無之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外危而不恐内者無之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莞簟

而體不知其安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忘生而有聲色之好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也然後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

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好生於人之情性也

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聖人之所以同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凡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則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故性善

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曰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今將以禮義積為人之性邪然則又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

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荀子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絶人

以玦反絶以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強禮以順人心為本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理義有門仁非其理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

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禮者政之軏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

授天子三策平衡曰拜下衡曰頓首至地曰稽顙為人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禮之為
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
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下臣事君以
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仁士有妬友則賢交不
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
也口能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

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

樂分施而恥積藏故民不困時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顔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言

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焉可息哉賜

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焉可息哉
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焉可息哉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焉可息哉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焉可息哉然則
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睪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將興心貴師而重
傅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

祖裼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故君子早絶之語曰流九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也有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一妻一妾而亂詰措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荀子曰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

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荀子曰雖有珉之雕雕不如玉之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曰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公曰何以不言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巢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曰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黻衣裳

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

卿後嘗為楚蘭陵令以壽終齊襄王甍子建立年少國事皆决于君王后

五十一年秦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絶之楚頃襄王疾病黄歇言於應侯曰秦盍歸其太子不歸則咸陽一布衣爾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未用也歇使太子變服出關度已遠乃自言王怒應侯曰歇出身徇其主不如歸之以親楚從之秋楚王甍考烈王即位以歇

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上黨守與其民謀歸趙曰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其吏民皆樂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獻之平陽君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秦蠶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受上黨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平原君請受

之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上黨其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齕

因伐趙趙數不勝樓昌請發使為媾虞卿曰制媾者在

秦秦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

媾乃可成也不聽使鄭朱行虞卿曰朱貴人也秦必顯

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

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

應侯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耳趙王遂以括代

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不聽括自
少時學兵法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及括將行母上書曰括父為將身所
奉飯而進者十數友者百數得賞賜盡與軍吏士大夫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王所賜金帛藏於家而視便利田宅買之父子異心
願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秦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括
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繫秦兵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

刲之趙軍分為二糧道絶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於齊楚猶齒之有脣也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而愛粟過矣弗聽趙軍食絶急攻秦壘括自出搏戰秦人射殺之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挾詐盡坑之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説應侯曰趙亡則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

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王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約割六縣虞卿曰秦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所不能取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其聽王不待詞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示天下有能為也趙王使虞卿東見齊王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秦五大夫王陵復伐趙

五十七年攻邯鄲亡五校王使武安君對曰秦雖勝於

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
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終辭疾不肯行乃以
王齕代陵趙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者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
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未有所聞
也遂曰臣今得處囊中將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乃與之俱至楚言合從之利害不決遂歴階而上楚王
怒叱曰汝何為者遂按劍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言遂定從而歸使春申君救趙魏亦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秦棄禮義上首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為之民也且彼將行其天子之禮號

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又使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自迎侯生上坐賓客皆驚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無忌數請魏王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説萬端王終不聽乃見侯生問

計嬴屏人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姬報其父仇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鄙疑而復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公子至鄴鄙合符果疑亥袖鐵椎椎殺之公子下令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而進王齕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

聽吾計今何如矣王怒強起之武安君稱病篤

五十八年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西至杜郵應侯曰起意

怏怏有餘言王賜之劒遂自殺魏無忌大破秦師王齕

解圍走應侯由是得罪無忌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還

趙王以五城封公子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魏復以信陵奉公子趙有處士毛公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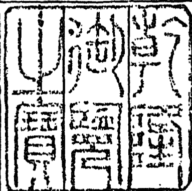
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公子間從之遊平原君非之公子

曰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平原君以千金

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華陽夫人無子然能立適嗣請為子西遊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以五百金令結賓客以五百金買玩好奇物而西見夫人姊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

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姊曰夫人不以繁華時蚤自結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誠以此時拔之是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寵矣夫人承閒言之太子許之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知其有娠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行金與守者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與諸侯約從秦使將軍摎攻之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之歸王於周是歲崩



皇王大紀卷八十